



古典音樂與我

◎賴明亮

小時候家住台中，是日式房子。放學回家喜歡在塌塌米房間奔馳戲耍。偶而媽媽會進來示意我們不要太吵，因為爸爸又在聽唱片了。那老式的唱盤是七十八轉的。看過他換唱片，是黑膠，中央有喇叭的標記。據說是不便宜的。後來進了大學之後聽到音樂會中的曲目，有不少十分熟悉，像老朋友般，大抵是童年時候留下來的印象。父親喜歡聽貝多芬的交響曲，尤其是「田園」和「命運」；比才的「阿萊城姑娘」和「卡門」組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和「胡桃鉗」芭蕾舞曲等等。他平素寡言威嚴，少流露出情感，記得大學在台北唸書，寒暑假回家時，他會挑一些曲子放給我聽。而父子同時坐在塌塌米隔間的拉門上，一塊聆聽古典音樂的情景，倒成了父親去世後我極珍貴的回憶。

大學同班同學包君，對古典音樂深為喜歡，他曾經在大一大二帶著我聽了不少演講及音樂會，由於是窮學生，多數是免費的介紹性質，當時就有很充實的快感。記得曾經把家中每月的生活費一次拿了 1/3 去買一本當時出的，介紹古典音樂的百科全書。大約在那個時候，發現古典音樂博大精深，各作曲家品味不同，酸甜苦辣兼有。雖然一直受到貝多芬雄壯威武的震撼，亦感受莫扎特行雲流水的優美。當時正旁聽李霖燦先生在台大文學院講授的中國美術史，覺得如果前者像范寬的「谿山行旅圖」，中峰鼎立氣勢磅礴的話，後者就像馬遠的「靜聽松風」飄逸高雅如在仙境。也曾嘗試上世紀三十年代歐洲的「新音樂」，或是功夫尚不夠，仍然覺得朋友是老的好，音樂是古典的悅耳。大三有回考完期中考，回家途中聽二號館居然飄出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音樂，不覺駐足聆聽，心中竟是一陣激動，好像見到久未謀面的好友般。

進入職場後，當住院醫師，加上女兒相繼來臨，俗事恹恹，不太有時間靜下來去好好聽一場音樂會。接著到了台南，更是兵荒馬亂，忙著醫院醫學院諸事，雖然每次聽到自己熟悉的旋律，都會有親切安慰的溫馨感，到底沒有機會再進一步親近它。後來在九十一年，為了協助 TEMAC 評鑑，到了花蓮慈濟幫忙，遇到敬佩的前衛生署長李明亮教授，聽他提及劉炬渭老師在羅東辦了音樂講座，旨在把古典音樂用新的方式介紹於國人，當時就很期待去參加，只是週末須回台北探望老人家等，因而在慈濟兩年間，竟然也沒機會受教，現在想來真是可惜。終於機緣成熟，民國 94 年 3 月，在李前署長的陪同下，劉炬渭老師終於光臨府城，在成大醫學院第三講堂舉辦了公開演講，介紹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

成大醫學院在創院之始，黃崑巖院長即秉持著，要成為良醫需先為君子的理念，禮、樂、書、術、射、御的想法雖然需要依時代之潮流而修正，然而培養濃厚之人本精神，確是本院

一貫之治院理念。當時視聽中心楊倍昌主任及鍾焱書先生在推動藝術活動上更是不遺餘力，因此把原來視聽中心的攝影棚略加裝潢，變成一個欣賞音樂極佳的場所。不過因為空間約只能容納四、五十位聽眾，劉老師名氣大，這個活動觀眾一定如過江之鯽，因此選了二百五十人坐的第三講堂。這個講堂是在舉行慶典或請國內外貴賓演講的時候用的，也兼作學生上課，座位皆是沙發並有扶手式書寫設備，相當舒適方便。演講當天果然坐滿了聽眾，除了後面有人用站的外，連走道都有人坐。當時活動相當成功，成大醫學中心在提昇社區民衆的人文水準上也作了極佳的示範。

接下來幾年內，劉老師約半年就來成大作古典音樂聆賞的演講，每回都十分轟動。而九十七年逢醫院啓用廿週年紀念，在成杏廳的慶祝演講更為人津津樂道。聽眾的熱情也令劉老師感動，因此商得他同意，次年起固定每月約有一次，利用週六下午，請他於百忙中來為台南觀眾介紹古典音樂。我自己也利用幫忙介紹開場、結尾的機會，一方面充實和該次演講作者有關生平、社會背景的知識，一方面也訓練自己臨場演講的能力，其實是受益非淺的。又過一兩年，得醫學院長官的同意，和楊倍昌、林梅鳳老師，以及透過他們和焱書的推介和邀請，請到許多音樂界及鑑賞專家們如林主惟老師、林生祥老師、李穠宇老師的協助，主持幾堂演講，最重要的事加上週末劉老師的賞析為課程一部份，開了「音樂賞析」的課，暫以醫學生為對象。由於劉老師對台南聽眾特別有好感，因此有別於其他地方，即使並未加入樂賞基金會為會員，仍然歡迎來聆賞；故他對醫學生，甚至全校同學都表熱烈歡迎。我們曾向學校通識課程提出申請，唯礙於規定，不得於週末開課而未獲通過（據云以往有學生家長為小孩子抗議學校週六開課不合理之故）甚為可惜，只好開在醫學院。我們也會一開學便向學生說明，一學期中有劉老師四次介紹，至少要聽兩回以上且交報告才算學分，如果無法達到請勿選課。這是由於劉老師已是國內外古典音樂聆賞介紹大師級人物，行程十分忙碌，實在無法遷就只能在週五來此演講之限制。

更重要的是，聽說台南有三多，小吃多、醫生多、音樂學深厚的家庭多，因此劉老師大受歡迎是有其背景的，每回聆聽他的演說，就覺得劉教授是用全副精力在做好這件事，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讓人感到，他就是音樂，音樂就是他。他把全心意融在音樂中，只是覺知，沒有分別與執著，而又專注於古典音樂的推廣，有如《金剛經》所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記得當年聽證嚴法師勉訓畢業同學「用心」的重要，在劉教授的演講中，我就看到一個「用心」的典範，無怪乎每次講畢，就會渾身汗透，把「心盡於此」的境界，發揮得淋漓透徹。這一點我十分感動。當年神經科老師們教我做事應力求完美，到了耳順之年，還看到這樣一個直得學習的前輩，真是莫大的福份，也因此常常期勉自己，在教自己晚輩時亦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盡心」而已矣。諸多青年學子反應說：原來古典音樂是這麼美的事情，以後也要好好親近它。透過他的詮釋和分析，使得原本深處堂奧的古典音樂，不再如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不易親近，而多了讓廣大的普羅民衆親近的大道，在提昇全國民衆的文化素養上，劉老師功不可沒。

回顧一路走來，古典音樂由伴我童稚，到潤我白頭，帶給我無數歡樂和成長契機，可以說是像蒼天的恩澤。不敢自專，但仿野人獻曝，盼同仁師生，時間允許時週末何妨到第三講堂一探，或可有莫大的驚喜。